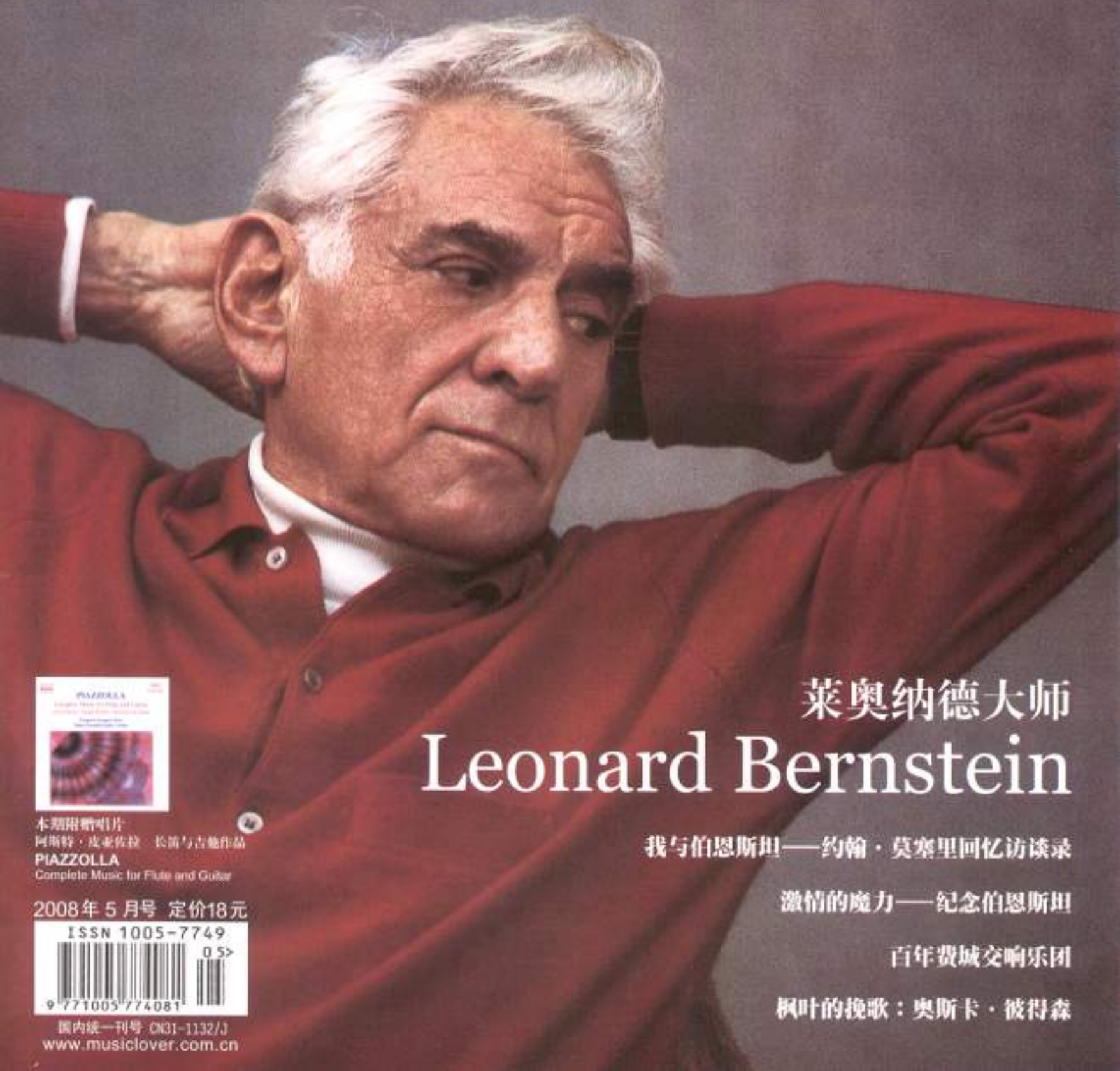


MUSIC LOVER

MAY 2008

音乐爱好者



莱奥纳德大师 Leonard Bernstein

我与伯恩斯坦——约翰·莫塞里回忆访谈录

激情的魔力——纪念伯恩斯坦

百年费城交响乐团

枫叶的挽歌：奥斯卡·彼得森



本期附赠唱片
阿斯特·皮亚佐拉 长笛与吉他作品
PIAZZOLLA
Complete Music for Flute and Guitar

2008年5月号 定价18元

ISSN 1005-7749



0.50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32/J
www.musiclover.com.cn

我与伯恩斯坦

约翰·莫塞里回忆与访谈录

Leonard Bernstein and I, John Mauceri's Interview and Memoir

原文_约翰·莫塞里

编译_余倩

采访_本刊



约翰·莫塞里

初遇伯恩斯坦

1971年的盛夏对于坦格伍德的学生而言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空气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二字的含义。我还记得初次见到其他指挥系学生以及老师的情景，互相都没什么好感。当轮到我们一个个上台指挥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每当一个人上台，台下的其他人就似乎组成临时的“倒台”团伙——无论是谁站在台上挥动着手臂，在我们看来他都不怎么合格；布鲁诺·马代尔纳（Bruno Maderna）看来并不能胜任指挥教授的资格，毕竟他本来是一位作曲家；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与我们年纪相仿，他的成功仅仅是靠运气罢了，他能比我们多懂些什么？我们一边自

以为是地评判着他人，另一方面，我们这群愚蠢的家伙又急切地盼望着成功。

（比如说得个库谢维茨基奖从而一夜成名，就像迈克尔两年前那样）如果不是莱奥纳德·伯恩斯坦的出现，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和自负。然而，他来了，虽然只在这个炎炎夏日，停留了短暂的一周。

“只要等到莱尼（Lenny，伯恩斯坦的昵称）来了，”我看到迈克尔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来了又会怎样呢？他来了也只不过比他们强上个十倍、百倍，那又能如何呢？我很怀疑。

我总是对成功的人充满怀疑，也许我天生就是这种性格。莱奥纳德·伯恩斯坦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二位真正的指挥家，而之前的一个也只不过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在我的家里听不到太多的音乐，所以当我不练琴，或者创作我的木偶戏时，我就待在电视机前，其实更像是住在电视机里。对当时的我而言，托斯卡尼尼是那个黑白的椭圆形的电视屏幕中伟大的灰色的人像之一，是他将整个音乐世界带入了我的天地，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那时还有毕加索、达利、莫里斯·埃文斯、爱因斯坦、詹姆斯·瑟伯（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幽默大师）、布伦·希尔德、吉米·杜兰特等名人经常出现在电视上，有时也可以看到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出现在“奥米巴士”

（Omnibus）系列电视节目中。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但那时，我看了很多这个系列的节目，也看了许多“青少年音乐会”的电视转播。当时，我并不能肯定地说自己是



左：约翰·莫塞里与伯恩斯坦。右：坦格伍德

否喜欢伯恩斯坦，但显然我被他的节目所吸引，忍不住看了又看。

十三岁的时候，我看了他的《西区故事》，对百老汇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能够在看完整部音乐剧后，凭着记忆背出《俄克拉荷马》和《南太平洋》的整幕情节。十岁时，我在自家后院自导自演了《国王与我》。由于我的哥哥是我们高中校报The Jet Gazette的编辑，且小有名气，十四岁时，我便成为了一名戏剧评论家。我还记得和哥哥一起看《西城故事》的情景，当时我刚看过另一部音乐剧《音乐奇才》(The Music Man, 又名《欢乐音乐妙无穷》)，我很喜欢这部音乐剧，因此并不觉得《西城故事》有什么特别，只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场景重复。比如说从马车边切换到镇中心，这算是大的场景了，然后再切换回马车边。而剧中一处重要的双簧管独奏，也吹得很是糟糕，扰乱了整个场景。

而现在这个电视中的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就要来坦格伍德了，“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迈克尔说道。

当时，我们这些指挥系的学生要参加节日合唱团的排练，而伯恩斯坦在这整个夏季仅指挥一场演出：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他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创作《弥撒》上，这部作品将作为卡内基音乐厅的首场演出。我们将观看他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排练，继而排练我们的合唱，他则会看我们指挥学生院

团，并给我们每个人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场是我们合唱团的单独排练，排练被安排在晚上，记得当时我们都累极了，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晚的排练指挥竟是伯恩斯坦本人。于是我们开始排练“别人的弥撒”，这是伯恩斯坦对它的称呼。然而三个小时后，排练毫无进展，我们在第一乐章就花费了很多时间，还有一半多的内容没有排。当指挥叫我们停下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惊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乐团的排练第二天十点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留下继续排。”我们中的一个人说到，“或者我们可以明天七点再继续排练。”另一个人说。我做好了“加班和早起”的双重准备。

具体的结果怎样，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回寝室的路上我哭了。在这三个小时的排练里，伯恩斯坦让我们懂得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音乐家这个称号。”就这样，莱尼终于来到了坦格伍德，而我也终于理解了迈克尔眼神中的含义。

伯恩斯坦的第一堂课

马上就到了我们在伯恩斯坦面前指挥的日子。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我的同学们早在午餐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出于某种自信，我对指挥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已经有十足的把握了，于是我没有再待在教室里排练，而这个决定让我有了与伯恩斯坦

共进午餐的机会，而他给我的第一个指挥建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大师让我说说慢板节奏的引子与之后紧跟的快板之间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教导我，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个基础的固定节拍，而整部作品不同节奏之间都有着某种数学上的关联。我原以为会听到“如何表达音乐的情感”之类的指导。当然，在我将他的节奏理论铭记于心后，音乐的情感处理也随之而来。

那段时间，我总是带着一块米老鼠手表，亮红色的表带。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站在乐团前正准备演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个音时，听到莱尼的声音，当时他站在打击乐的位置：“我在想，如果柴科夫斯基看到你带着这块手表，指挥着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会说些什么呢？”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指挥完了。

第二天，在一个小教室里，他对我们的指挥做了点评。我还记得他说查尔斯·达林(Charles Darin)是最有才华的一个，而汤姆·米卡雷克(Tom Michalek)是最专业的。我的节奏“富有感染力，却单一重复”。接下来就是《庄严弥撒》的演出，然后他就离开了坦格伍德。

大师的助理

直到一年后，我才再次遇到他。当时，一位耶鲁大学交响乐团(我是该团的音乐总监)的成员打算在华盛顿再次



约翰·莫里斯、M.T.托马斯与伯恩斯坦

公演伯恩斯坦的《弥撒》，之前则在纽约进行排练。我前去观看了排练，并自愿请求担当莫里斯·皮勒斯 (Maurice Peress) 的助理，他愉快地答应了。转眼到了华盛顿演出前唯一一次的预演，正当我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伯恩斯坦时，他来到了肯尼迪艺术中心，匆忙地与每个人打着招呼。我当时想，他一定早把我忘记了，然而，就在我们相视的瞬间，我突然说了一句事先从没想到要说的话，而且说得非常坚定：“伯恩斯坦先生，您是否需要一位助手，在预演时帮您做记录？”“好主意！哈里，给约翰一张包厢的门票，让他晚上坐我旁边。”

于是，我马上给当时在纽黑文家里的太太，贝蒂打了电话。我要成为伯恩斯坦当晚的助理了！万一我咳嗽了怎么办？在一片漆黑中怎么作记录呢？拿一小盏灯，一大张纸，一支黑色的马克笔，然后努力不要把事情搞砸……

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灯光缓缓暗下。黑暗中，作曲家走进了包厢。“将正厅的红色灯光盖住，”这是他的第一个需要记录的指令。“收音装置离艾伦再近一些，”“电子古钢琴的声音轻一些，”一切就这样稳步进行着：灯光的注意事项、音量要扩大、速度、歌词，尽管我对这种语言一知半解。不消说，他所说的一切，我都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第二天的最后一场排练，我坐在

莫里斯的身后，一手拿着记录，一手拿着对讲机，以便随时接受伯恩斯坦的指令，而他坐在离我们很远的后排座位上。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与伯恩斯坦一起排练他的作品，对莫里斯而言可真是个体力活。而直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个看似可笑的情景。伯恩斯坦坐在很远的后排座位上，我坐在正厅对一个比我专业得多的指挥家发号施令。

这一年的夏末，莱尼希望我做他的助理。他将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卡门》的新版本，不巧的是，大都会新任的主管和新版《卡门》的制作人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莱尼希望自己的音乐助理能够帮上忙。

电话在我组黑文的寓所里响起的那刻，我正埋头于我的学术论文《二十世纪早期音乐配器法的结构性运用》(The Structural Uses of Orchestr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Music)。我的经纪人则在前一天告诉我，他无法确定这个项目是否会获得成功。是哈里·克劳德的来电，说莱尼需要为《卡门》一剧找一个助手，并愿意支付我一千美金。我立即打了个电话给贝蒂：“伯恩斯坦刚刚打了个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做他的助理，明天就出发。”这一次，我得到了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家庭地址。“太棒了！”我对贝蒂说，然后便开始企盼第二天的来临。

接下来的一个月，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基础。每场会议、每次排练、每场演出都有我的身影；讨论曲目的速度、歌剧的服装，如何达到个人艺术目标；学习伯恩斯坦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妥协，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一年，我将近二十七岁，而莱尼差不多快五十四了，我的年龄恰巧是他的一半——如今，这种时刻再也不会重现了。十年后，在新的都会歌剧院里，站在金色指挥台后的那个人，是我。

那年的秋天，我再度回到耶鲁，参加了西利曼学院的聚会，当别人问我暑假在做什么时，我说自己在大都会为伯恩斯坦的新版《卡门》做助理，那一刻，众人投来的目光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目光中的包含的内容，是我从未体会过的。那些眼神，让我感到害怕。

那天，我试图让每个人相信，我还是原来那个我——那个戴着米老鼠手表的约翰。我只是得到了一个向世界一流的老师学习的机会罢了。然而后来我发现，无论自己如何解释，都无法把那些已经确立的、顽固的想法扭转过来。我就好像站在镜子的另外一边，而我从前的朋友与同辈却还在老地方，对他们而言，我永远也不会是过去的那个我了。而现在，当我再想起这段往事，我想，也许他们是对的。

访谈录

您与伯恩斯坦共事的十八年中，他最让您记忆犹新的是什么？

答案是：太多太多了。伯恩斯坦极其聪明，对每件事都全力以赴，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幽默，他极富幽默感，我们在一起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把对方逗乐，对我们而言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您指挥了许多伯恩斯坦的作品，其中不乏名作。您个人是如何理解他的作品的？每个作品是否都带给您不同的感受？

他的作品就好像他的为人：热情洋溢，充满智慧，寻求理解与包容。他所有的作品都有这些共性，我也通过这些共性来进一步发掘每一部作品。

您指导过众多版本的《摩迪德》，这是您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吗？

很难说哪部音乐剧是我的最爱，但是我的确非常喜欢《摩迪德》，特别是1989年的最终版。这是目前《摩迪德》最权威的版本，能参与这个版本的指导工作，也让我引以为傲。

我们都知道，当一群艺术家一起工作，难免会产生艺术理念上的冲突。你们之间是否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在哪些方面？

坦白地说，我们在音乐理念上真的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冲突。他总是非常尊重我的建议，我也总是被他的音乐理念所感染。记得有一次，我发现他在指挥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时，有个地方的速度处理慢得有些不同寻常，于是我就给他指出，他立即说：“哦！搞错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像这样，非常尊重对方的想法。

伯恩斯坦既是一位作曲家、指挥家，又是音乐的传播者和教育者。他的哪一方面对您的影响最为深远？

对于大多数没有与他合作过的人而言，应该是作为“指挥家”的伯恩斯坦。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熟知他的人而言，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对我们意义深远。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永远活在我们这些音乐表演者的心中，因为他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巨大了。

有人评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像伯恩斯坦那样与观众的联系如此紧密”，但是也有人说他“喜欢用音乐来作秀，夸大音乐所要表达的感情，而不是让音乐忠于其原始的表达。”您怎么看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评价？

表演实际上是一种“传达”的艺术。有些人喜欢并期望得到准确无误的“传达”。如果一个观众被带进音乐厅，看了伯恩斯坦指挥的音乐会，我相信他一定会体验到一次音乐上的震撼。事实上，到了伯恩斯坦的晚年，那些原先反对他的人都已近慢慢接受了他的音乐风格，当然，他也不断地对自己的音乐风格做着调整。

您是好莱坞露天剧场管弦乐团的建团指挥，也经常活跃在百老汇、好莱坞音乐剧舞台上，这是否也与伯恩斯坦对您的影响有关？

伯恩斯坦总是十分赞同我的做法，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喜欢我的原因——我们在情感和哲学理念上有许多共同点。“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年龄比他小一半的人怎么可能会与他关心、思考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做任何事，我总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即使是最悲惨的事，我也会保持乐观的心态。在遇到他之前，我就热衷于教学，推广古典音乐。他对我影响只是在于肯定我的想法，让我正视这些想法。他也十分乐观，喜欢开玩笑。

美国的乐迷和音乐媒体似乎对伯恩斯坦有种偏爱，对他们而言，伯恩斯坦是否代表了一种美国精神？

错了。伯恩斯坦做任何事都喜欢做到极致，因此在美国乐评界，讨厌他的人远远多于喜欢他的人。直到维也纳接受他后，美国乐评界对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这就好像维也纳对他的认可给了美国的乐评人一张可以喜欢伯恩斯坦的许可证。因此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已被公认为音乐界的一位伟人。

在您看来，伯恩斯坦与其他欧洲的指挥家是否有所不同？与其他指挥家相比他对美国听众的影响力是否更大？

伯恩斯坦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每位伟大的指挥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美国血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他与其他欧洲指挥家的不同可能就是美国人天生的友好与开放。他不会忌讳些什么。

您觉得伯恩斯坦留给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否会带给我们长期的影响？

热爱自己所做的每件事，这是他灵感的来源。他为音乐艺术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并借助音乐的力量来感染我们，指导我们。

您是伯恩斯坦研究中心的顾问，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中心性质，以及您的工作吗？

每当遇到有关于伯恩斯坦作品的演出和出版方面的问题，中心就会询问我的意见。我是众多顾问中的一员，我也很高兴能够帮得上忙。

今年是庆祝伯恩斯坦诞辰九十周年，您会参与一些相关的演出吗？

无论是否是周年纪念，我每天都在参与纪念他的演出！